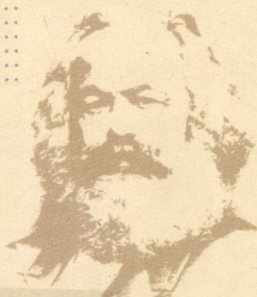




后马克思主义导论

A GUIDE TO POST-MARXISM

周 凡◎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本书获得中央编译局2005年度出版基金资助

获得中央编译局2005年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获得2006年度中国博士后研究基金资助

后马克思主义导论

A GUIDE TO POST-MARXISM

周 凡◎著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后马克思主义导论 / 周凡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117 - 0379 - 8

I. ①后…

II. ①周…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4151 号

后马克思主义导论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贾宇琰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0(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370 千字

印 张 25.5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

引 言	1
一、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1
二、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起始与初步探索	7
三、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	11
第一章 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历史踪迹	34
第一节 波兰尼的后批判哲学与“后马克思主义”意谓	37
第二节 麦克弗森的后自由主义的民主与后马克思主义	42
第三节 马克思的“第二图式”与贝尔的后马克思主义宣称	46
第四节 后马克思主义在东欧的“艰难浮出”	50
第五节 阿兰·图雷纳的行动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	59
第六节 市民社会与琼·柯亨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分层理论	64
第七节 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划	70
第二章 接合理论	89
第一节 接合的一般界定及理论提升	93
第二节 接合与意识形态	98
第三节 接合与阶级霸权	107

第三章 霸权的磁性	119
第一节 “egemonia” 的起源及其基本意义	120
第二节 霸权的葛兰西式阐释	125
第三节 莫非对葛兰西霸权的解读	135
第四章 霸权的谱系学分析	158
第一节 卢森堡：自发性与双重空场	161
第二节 考茨基：三重简单性与零度	164
第三节 对“危机”的三种不同反应	167
第四节 在遮蔽与解蔽之间：“迂回表达”	174
第五章 自发性及其后马克思主义诠释	180
第一节 卢森堡的自发性概念及其政治意义	180
第二节 后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自发性概念	201
第六章 后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之维	230
第一节 拆除最后的棱堡：解构本质主义的经济空间	231
第二节 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概念	239
第三节 解构实证性的社会概念	251
第七章 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	266
第八章 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概念	310
第一节 从宏观政治到微观政治	311
第二节 由阶级政治到非阶级政治	315
第三节 由“对立的政治”到“对抗的政治”	324
第九章 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339
第一节 卢卡奇与后马克思主义	339

第二节 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	345
附录一 后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主义	364
附录二 拉克劳与莫菲简介	388
参考文献	393

引言

一、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在后现代的语境下以及“后学”的鼓噪和喧嚣中，后马克思主义渐渐进入国内学术视听之中。而我国哲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争论和探讨无疑又给作为国外思潮的后马克思主义带来言说的相关性氛围与可能的激发性的碰撞界面和空间。但是，目前我国学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还颇多疏离隔膜，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使用也相当混乱，并且臆测攀附，讹言衍生，谬种流传，以至于妄谈“后马”而不知“后马”真为何物。在此情景之下，追溯后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源流，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的学理脉络，不管是对于我们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是延伸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性的考察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后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西方世界的一种激进理论^①，它的突出特征是一方面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提出一系列的质疑与批判，另一方面又继续推进全球解放的革命规划，从理论立场上看，它代表着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① 由于在本书正文中将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进行详尽阐述，所以在此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意义暂且不作严格意义上的概念性规定，而只对其主要特征进行大致描述。

的一种思想转型和战略调整。正如马恰特（Oliver Marchart）所正确指出的，后马克思主义不成其为一个学派，而只表示一种思想倾向。^①就其起源和具体的生成过程而论，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具有不同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取径，譬如，拉克劳和莫菲主要基于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解读，而赫斯特和辛德斯主要基于对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的批判性阐发。就其学术范围而言，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领域和学科均有其阐释者和代言人。“它的阐释者包括著名的政治与经济理论家、意识形态与文化分析家以及历史学家，这些人可以说趣味广泛且风格各异。”^②照此，我们可以区分出政治理论中的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中的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的后马克思主义等等。就其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而论，各种后马克思主义也不一概等同，其理论建构的努力和取向也不尽一致。

但是，正像艾伦·伍德所言：“不论这一运动多么复杂，也不论其所有成员事实上并不都认同相同的原则，我们仍然可能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作最大程度的概括以表明这种思想倾向的基本逻辑。”^③所有的后马克思主义，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呈现，也不管它以什么样的理论风格表达，对马克思主义传统都持一种解构主义的态势，并且这种解构在覆盖面及深入的程度上均已超出了“修正主义”的意义。在最根本的指向上，后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彻底铲除掉。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概念。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元叙事，为这一大叙事提供逻辑支撑的总体性概念预设了历史的必然性和社会的确定性，但“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效的话语客体”^④，因此，任何以单独决定原则支配的总体化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幻象，它不仅流于简单化和武断主义，而且遮蔽了异质性和多元展现，同时又承载着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重负，不仅马克思及卢卡奇的总体模式是本质

① 马恰特：《什么叫后马克思主义》，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04年第4辑，第215—220页。

② A. M.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2.

③ Ibid., p. 3.

④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11.

主义的，就连阿尔都塞的“结构总体性”也仍难脱本质主义的巢臼。

其二，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最后棱堡，因为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经济领域是服从内生规律的一种自我调整的空间”^①，即是说，经济的自规范机制能够独立于人类行为之外作用于客观对象，它排除了所有源于政治的或其他外在介入而产生的不确定性。这种经济的决定原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对中立性的生产力发展的依赖，表现为在经济层面上建构起来的社会当事人的统一性和同质性，表现为社会当事人在其他社会层面存在的机制最后必须根据经济利益来说明，表现为经济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最终决定”。

其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后马克思主义从两个层次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它首先废黜工人阶级在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放弃这一阶级作为普遍主体的任何认识论优势；继而彻底拒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坚持把阶级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剥离出去。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建立在“表象”这一概念之上，它预设了被表象者和表象形式的分离，然后又很不适当地把表象形式还原为被表象者，这种“认识论话语”的错误在于把话语客体当作非话语或超话语，即锁定了话语秩序和某种超话语因素的对应关系。

其四，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革命概念。后马克思主义把工人阶级移植出政治斗争必然引起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概念的冲蚀与消解。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无非是激进的大决裂式的原型目的论表象，它既是总体逻辑的理论结果，又是本质主义总体观的实现，因而它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幻象。在大写的革命的名义下，人类普通解放的承诺成为特殊主义的权力政治的祭品，因此革命性的先验设置必须被粉碎，革命主体的单一性必须被废弃，而革命场域要转换，革命方式要改变。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特别是拉克劳、莫菲）把后结构主义及后现代理论的主要信条，譬如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中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85.

心主义等，都借用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上来，这一解构想把长期以来对马克思的神化、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及科学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适当的政治图解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现代性启蒙工程所表现出的与当今多元主义的文化氛围不相适应的方面统统消解一空。但是，后马克思主义又不完全是解构主义的，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它保持了积极的理论建构的意图与努力。正是在建构的维度上，后马克思主义将话语理论带入一个增殖性的运用场域和空间。“后马克思主义把从语言学和符号学、哲学、文学、文化研究以及社会科学这一系列领域中汲取的既冗长又深奥难解的话语集中在一起了。”^①在这个综合性的新话语景观中，葛兰西的霸权（hegemony）、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索绪尔的漂浮不定的能指（free-flowing signifier）、拉康的缝合（suture）、福柯的离散规则（regularity in dispersion）、德里达的延异（difference）以一种近似中药方剂的配制方式掺合融会在一起，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原则——霸权接合实践（hegemonic articulation practice）。借助霸权接合的逻辑，后马克思主义着力营造和构筑一种祛除了本质主义和总体内在化倾向的非还原论的社会建构主义、政治多元主义以及文化多样性诉求，这从几个方面获取了清楚的表达与展示：其一是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其二是历史的随机性；其三是社会的非闭合性建构；其四是一种新的主体概念和对抗观念；其五是认同政治或身份政治；其六是一个摆脱了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

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后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的孕育与产生在时间上并不同步，有的国家要早一些，而有的国家则要晚一些。从大的时段上看，后马克思主义是属于20世纪下半叶的“精神现象”——这一“精神现象”的产生，源于一个重要而深刻的社会背景——这一背景就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变化。针对继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垄断的资本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许多理论家引入了新的概念图式：E. 曼德尔提出了晚期资本主义概念，R. 达伦多夫提出了后资本主义的概念，而丹尼

^① Mark Cowling, Paul Reynolds: *Marxism, 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2000, p. 258.

尔·贝尔则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概念描述的是资本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同一变迁景象：与原子能、信息论、控制论、新技术、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时代相伴随的是，资本主义显现出对经济危机的巨大克服能力、对“尖锐矛盾”的化解以及对多种多样异质的对抗性社会因素的包容。随着社会日益科层化、分工的精细化以及专业技术人员数量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分布、阶级对抗的性质都发生了历史性转变。面对这一变化，“形形色色的后马克思主义竭力为这些新现象著书立说，以对这些明显的区别作出解答。发展了的资本主义这一理论的提出引发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课题”。^①

欧美国家（尤其是英美）的政治统治努力表现出一种相当温和的民粹主义风格（这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表现得更为明显），这种意识形态伪装麻痹了劳工运动，瓦解了工会的组织与团结功效。S. 霍尔曾将英国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和新右派的霸权策略精练地概括为“右派的归化”过程——右派成功地占有了“人民”，它的观念在“人民”中生根发芽。右派在西方民族国家的复兴、广泛的保守统治使得政治泛化出很强的“人民民主”色调。“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各种后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阶级观点已无关紧要，传统的政党政治已不起作用，‘夺取政权’的革命概念已经破灭，大众消费时代的生产观念已经过时，等等。”^②可以说，后马克思主义乃是这种右翼民粹政治长期熏染的结果。

工人阶级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衰落是促使后马克思观念萌生的核心要素，也是触发其解构性冲动的主要原因。随着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白领的增加，新中产阶级地位的上升，无产阶级越来越少数化、边缘化。许多左派理论家十分关注这种对古典马克思主义形成严重挑战和冲击的现象，纷纷从理论上调整无产阶级革命策略或者试图瓦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安德烈·高兹甚至提出了“非工人的非阶级”（a non-

① F. 詹姆逊：《后资本主义是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的课题》，载《国外社会科学》1996 年第 3 期，第 13 页。

② F. 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 年第 1 期，第 47 页。

class of non-workers) 这一概念,主张向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道别,认为无产阶级已不是什么“阶级意识”的匮乏和缺失问题,而是这一作为普遍历史主体的概念本身成了问题。对古典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理论的质疑直接开启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路向。

如果新左派不能从资本主义世界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却仍能从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取信心,那么他们至少还有一片借以安慰和寄托的领地,然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连遭挫折与败绩,最终使新左派在思想上发生了根基性的动摇。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对左派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潮,无疑受到了世界各地社会主义追求的挫折与失败的影响。对此,拉尔夫·密里班德作出了经典的概述:“现实社会主义的经历,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毛主义幻想的破灭,柬埔寨以及越南胜利的酸楚余殃,欧洲共产主义希望的萎缩,这一切使得新社会运动在其出现之时,便天生地带有对于传统的劳工与社会主义运动和政党的局限性的不满,带有一种在滋长着的对于工人阶级成为剧烈社会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以及随之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① 全球范围内共产主义政治的失势使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性质、目标、纲领、策略等都发生了质疑,正是这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怀疑氛围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滋长与生成。

70年代末,新左派知识分子普遍进入了一个思想危机阶段,一方面是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衰微,一方面是欧洲共产主义的兴起。在这非同寻常的起落之间,左派思想发生了陡转激变,阿尔都塞忙于“自我批评”,普兰查斯倒向了“人民同盟”,高兹走向生态社会主义,赫斯特和辛德斯则抛弃了阶级政治。从总体上看,左派由前“68”对阶级主义的过度张扬蜕变为对阶级政治的厌恶和弃绝,左派思想的这一逆转所带来的理论震荡已不是对无产阶级理论的信任度的降低问题,而是对阶级和意识形态、阶级和政治关系、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新反思与考量。正如拉克劳和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开篇所宣告的那样:“左派的思想而今正站在十字路口。过去的明显的真理——分析的

^① A. M.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Verso, 1986, p. 9.

古典形式和政治预测、冲突力量的性质、左派斗争的意义和目标——都因劈裂如此真理之基础的那些历史变动的突然崩临而受到严重挑战。”^①就左派思想演变的轨程而言，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左派思想低落与危机的表征，同时又是企图走出迷途的渴望与尝试。

而这一时期在西方世界广泛兴起的各种“新社会运动”为后马克思主义敞开了一种理论建构的可能性，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绝好的素材性的支撑。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反种族主义、性解放及同性恋运动、争取黑色及棕色人种权利的斗争、反全球化运动、反体制化运动、反战的和平运动等等，这些复杂的、高度分化的、异质的社会构成因素和斗争形式展示出了各种具体的压迫的多样性、微观化与不可化约性，并大大强化了后现代政治对多元性、差异性、边缘性的关怀与依重，而这恰恰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者理解社会冲突的深入扩展和新政治主体得以合法建构的情境性。

二、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起始与初步探索

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作为语词是个外来词，而作为语词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中国的^②，但是，在当时，这个多少有点匪夷所思、怪模怪样的“洋词”并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毕竟，那个时候中国学术界关于“西马”的探讨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这个“后马”当然只能“后来”的事。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关注后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最早见于1992年11月20日的《国外理论动态》刊载的《英国学者莱克拉奥谈

①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p. 1.

② 《国外社会科学》杂志1982年第7期（第57—60页）刊载的S. 朱罗维奇的《评〈人类的发展和社会〉》一文评述了南斯拉夫著名历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B. 朱尔杰夫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一书中对“后马克思主义”展开的深刻批判，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朱尔杰夫在《人类的发展和社会》这部著作中用“后马克思主义”来指称苏联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他赋予“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意义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的非马克思主义，这与我在本书中指称的后马克思主义在意义上相去甚远。1984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名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在这本书中，贝尔也使用了“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术语。

后马克思主义与后共产主义》(莱克拉奥即 Ernesto Laclau, 现通译为拉克劳)一文,此文由发表在《今日马克思主义》(Marxism Today, No. 10, 1991)上的拉克劳的一篇访谈(原标题为“What Comes After 1991?”)摘译而成。由于那时《国外理论动态》仅仅是中共中央编译局主办的一份内部参考性读物,对外并不发行,所以这篇珍贵的文献并不为大多数学者所知晓。我国最早撰写关于后马克思主义论题的学者是当时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童世骏老师,不过,他写的那篇《后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市民社会》一文并没有发表在国内的刊物上,而是刊载在香港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年11月,总第5期)上。我国最早挪用“后马克思主义”概念阐释自己学术思想的学者则是李泽厚先生,他在香港1994年《明报》月刊(第7、8、9、10四期连载)上发表了长篇论文《哲学探寻录》,在该文的第一部分“人活着”的一个段落,李先生这样写道:

从世界情况看,人“如何活”的问题远未解决,“活得怎样”只是长远的哲学话题,但由“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却似乎可成为今日一条探寻之道,特别对中国更是如此。这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框架来解释或吞并中国传统,而很可能是包含、融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传统的继续前行,它将成为中国传统某种具体的“转换性创造”;由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也可能成为世界的某种“后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①

这是中国学者首次把“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关联起来加以运用的一种可贵尝试,只不过,有点遗憾的是,李泽厚先生的文章由于在香港发表,他的这种表述与尝试在国内并没有产生多少影响,而后马克思主义最终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则是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在两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中国学术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探讨真正拉开了序幕,而这距离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期和热烈的争鸣阶段已经很遥远了。由于国内

^①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三联书店,2005年,第167—168页。

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讨只是近年来才次第展开,总体上看,尚处于起始阶段,所以,对于国内的研究,在此不作叙述与评论。

至于国外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思与学术探讨,大部分作品已收入我主编的两部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文集中。^①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是由拉克劳、莫菲的名著《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1985)所引发的,在该书出版之前,国外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文并不多见,比较重要的只有洛文塔尔(Richard Lowenthal)1981年发表的《我们时代“缺席的革命”:对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变化的新原理的反思》、皮尔逊(Christopher Pierson)1984年发表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新理论:对国家的后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最新进展》、阿内森(Johann P. Arnason)1984年发表的《进步和多元主义:对阿格尼丝·赫勒的历史理论的反思》以及卡林尼科斯(Alex Callinicos)1985年发表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②《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出版之后,国外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探讨才真正活跃起来,除了被收入我主编的两部文集之中的文章之外,80年代后期比较重要的学者还有多尔迈尔(Fred Dallmayr)^③、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④、霍华德(Dick Howard)^⑤、罗森塔尔(John Rosenthal)^⑥、埃米森(Mike Emmison)^⑦等人撰写的文章。

① 这两部文集是2007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批判与辩护》。

② 对于这三篇文章的详细出处,可参见第一章第六节的注释。

③ Fred Dallmayr: Hegemony and Democracy: A Review of Laclau and Mouff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Philosophy Social Criticism*, 1987, 13, pp. 283 - 296.

④ Stanley Aronowitz: Theor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Social Text*, No. 16 (Winter, 1986 - 1987), pp. 1 - 16.

⑤ Dick Howard: The Possibilities of a Post-Marxist Radicalism, *Thesis Eleven*, No. 16, 1987, pp. 69 - 84.

⑥ John Rosenthal: Who Practices Hegemony? *Cultural Critique*, 9 (Spring 1988), pp. 22 - 52.

⑦ Mike Emmison Paul Boreham and Stewart Clegg: Against Antinomies: For A Post-Marxist Politics, *Thesis Eleven*, No. 18 - 19, 1987, pp. 124 - 142.

20 世纪 90 年代见证了国外学术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扩展与深入。1990 年,穆泽利斯(Nicos P. Mouzelis)在专著《后马克思主义的替代:社会秩序的建构》中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进行了历史定位。1993 年,巴罗(Clyde W. Barrow)在《批判的国家理论》这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及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在经济学方面,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也骤然多了起来,比如,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对法国调节学派的研究^①,科布里奇(Stuart Corbridge)^②和基利(Ray Kiely)^③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的研究。当然,90 年代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被研究的人物来看,最多的仍然是关于拉克劳、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是这些研究比之于 80 年代中后期更加细致具体,学科分布与主题延展也更加宽阔,比如,米克利奇(Robert Miklitsch)对后马克思主义修辞学的分析^④,戴利(Glyn Daly)^⑤和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⑥对后马克思主义与后形而上学关系的考辩,伯南斯(David Bernans)对后马克思主义“语言游戏”的批判^⑦,而集中于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义的文章则有约翰·沙拉瓦纳姆都(Johan Saravanamuttu)发表于 *Sojourn* 杂志 1995 年第 10 卷第 1 期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理论与实践的意义》(Post-Marxism: Implications for Political Theory and Practice)、戴利发表于《政治意识形态杂志》1999 年第四

① George Steinmetz: Regulation Theory, Post - Marxism, and the New Social Moveme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6, No. 1 (Jan., 1994), pp. 176 - 212.

② Stuart Corbridge: Post - Marxism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Beyond the Impasse, *World Development*, Vol. 18, No. 5, 1990, pp. 623 - 639.

③ Ray Kiely: Marxism, Post - Marxism and Development Fetishism, *Capital and Class*, Vol. 55, 1995 (Spring), pp. 73 - 101.

④ Robert Miklitsch: The Rhetoric of Post-Marxism: Discourse and Institutionality in Laclau and Mouffe, Resnick and Wolff, *Social Text*, No. 45 (Winter, 1995), pp. 167 - 196.

⑤ Glyn Daly: Post - Metaphysical Culture and Politics: Richard Rorty and Laclau and Mouffe,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23, No. 2, May 1994, pp. 173 - 200.

⑥ Simon Critchley: Metaphysics in the Dark: A Response to Richard Rorty and Ernesto Laclau, *Political Theory*, Vol. 26, No. 6, December 1998, pp. 803 - 817.

⑦ David Bernan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Ordinary Language: Grammatical Peculiarities of the Class Struggle "Language Game", *Rethinking Marxism*, Vol. 11, No. 2 (Summer 1999), pp. 18 - 37.

卷第2期上的《意识形态及其悖论：幻想与享乐的维度》(Ideology and its Paradoxes: Dimentions of Fantasy and Enjoyment)，对拉克劳、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评论则推兰德利(Donna Landry)和麦克莱恩(Gerald MacLean)的著名论文《重读拉克劳和莫菲》^①以及伯特伦(Benjamin Bertram)的《对拉克劳、莫菲的“革命”政治的新反思》。^②

三、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

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还是一种萌动的“思潮”或者是具有一定开启性或先导性的“运动”，那么，90年代后期以降，它才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早在1986年即对后马克思主义展开系统批判的左翼学者艾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在1998年的《退出阶级》第二版序言中就不无感慨地说道：“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或许已经成为往事！”^③当一个事情成为人们追忆的往事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历史的漩流已把它揉回到了远离当下场域的“对象性存在”的位点上，也只有在这样的时空距离的拉开或疏远之下，它才能够真正作为哲学反思对象与“返观内照的、幽暗无色的精神劳作”(黑格尔语)以更为完整、更为清楚的方式相遭遇。也正是在艾伦·伍德面对10多年前自己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猛批”而顿生“些许不安”之际^④，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汇编了《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1998)，美国学者安娜·史密斯(Anna Marie Smith)则出版了长篇学术专著《拉克劳和莫菲：激进的民主想象》(1998)。1999年，丹麦罗斯基尔德大学教授托费因(Jacob Torfing)推出了《新话语理论：拉克劳、莫菲与齐泽克》，而阿迪蒂(Benjamin Arditi)和瓦伦丁(Jeremy

① Dona Landry and Gerald MacLean: Rereading Laclau and Mouffe, in *Rethinking Marxism*, Vol. 4, No. 4 (Winter1991), pp. 41-60.

② Benjamin Bertram: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ary” Politics of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Boundary*, 2, 22: 3, 1995 (Fall), pp. 81-110.

③ Ellen Meiksins Wood: *The Retreat from Class: A New “True” Socialism*, introduction, Verso, 1998, 亦可参见《新社会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再版序言，第1页。

④ 同上。